



资料图片

扁担里的乡愁

□卢岳云

近日，“扁担女孩”刘燕走红网络，不由得让我想起藏在扁担里的故乡生活印记和挥之不去的乡愁。

扁担里蕴藏着我太多的童年记忆。

老家“好日”（即婚礼当天）前有“驮嫁担”的婚俗。“驮嫁担”那天，可谓真正的“十里红妆”：男方会派出数十号人马前往女方家搬嫁妆，大家抬的抬、挑的挑，个个忙得喜气洋洋、满头大汗。这也是扁担最华丽最风光的出场舞台。像过去老家那边一些富裕家庭可能会为女儿准备“十六担”甚至更多的嫁妆。我已不记得父母亲为姐姐她们准备了多少担嫁妆，印象中四五只樟木箱、七八条丝绸棉被、十来只大大小小的木桶……估计也有十几担嫁妆吧。

这“驮嫁担”的扁担，一头挑着娘家人的牵挂与祝福，一头挑着父母对女儿未来的期许。

那时冬天有“坐被窝”的习惯，每晚听爷爷奶奶讲故事、猜灯谜是“卧谈会”的重头戏。猜灯谜时，爷爷奶奶那边谜面还未说完，我们就七嘴八舌地提前抢答——“闲的时候站着，忙的时候躺着，身上没穿衣裤，两头却钉纽扣”“扁担”；“细长个，三尺三，筋软骨硬关节弯，不要看他身体瘦，百斤重担也敢担。”“还是扁担”……这“扁担”灯谜，既道出了扁担的模样，也道出了扁担的用途——“担，负也”。

扁担里留下了我鲜活的劳动场景。

曲不离口，拳不离手。而老家的乡亲们却是“肩不离担，锄不离手”。而挑谷“交公粮”（老家叫“完粮谷”）这一劳动生活的壮观场景让我终生难忘。

那时，每年“双抢”一过，全乡便开始轰轰烈烈地交公粮。收粮谷的仓库就设在离我们村

五六里地的“大观庙”。那时还没有公路，村后管溪的河堤路是我们通往“大观庙”的唯一通道。那时也没有手推车，故大家都是用扁担挑谷“交公粮”，而此时，弯弯曲曲的管溪河堤路从空中俯瞰，成了一道金黄色的风景线

和“黄金大道”。挑粮谷时，生产队长总是走在最前面作为“领头羊”，他把握着挑粮谷的节奏：尽量使如长龙般的挑粮队伍，保持步调一致，匀速前行，避免因节奏混乱而出现拥挤、掉队等情况。肩挑累了疼了，大家不用放下谷担休息，而是用垛柱支撑在扁担下面，让肩膀放松，休憩片刻后，换肩挑粮继续前进……

此时，种田人肩上的扁担，一头挑着谷满仓盈的喜悦，一头挑着交粮报国的担当。

扁担里更有我剪不断的乡愁。

虽然我离开家乡30余年了，但扁担那熟悉的形象依然会浮现在我的眼前。每当我看到扁担或想起与扁担有关往事，就会“人逢扁担倍思亲”。记得十余年前去北京香山游玩，当我们吃力地从山脚往上爬时，一路看到好几个用扁担挑着矿泉水等一百多斤重物的“挑夫”，光着膀子，一步一个脚印地拾阶而上。看着这些挑夫，仿佛看到瘦弱年迈的老父亲“春挑秧担夏挑肥，秋挑稻谷冬挑水”的忙碌场景，他如同那些挑夫们，用扁担的一头挑起生活的艰辛，一头挑起家庭的责任。

现如今，随着自来水进万家、农耕机械化以及三轮车、小货车等运输工具的普及，用扁担挑东西的“挑”时代已渐行渐远。如今这小小的扁担，是一头挑着我在异乡的灯火，一头挑着我那故乡的明月。

这是我挑在肩上的无尽乡愁啊。

那年的西瓜船

□戴宇

女儿想吃西瓜，于是赶紧下楼去买。小区旁边有几家水果店，因经常光顾，店主跟我已很熟络，抹零打折外，还经常向我推荐新品种。

提瓜上楼，碰见保安师傅阿良，他关切地问我手中提的是何物。当得知是西瓜时，他竖起拇指，笑着说，夏季吃瓜，正合适。随着他的声音远去，我查看手机上的日历，才知夏至已过。

夏天吃西瓜，在我的人生履历里，似乎是个必选项。而女儿也喜欢吃西瓜，我想这一定有遗传因素的影响。不过提到西瓜，我最怀念的还是小时候塘河边、西瓜船靠泊时的景象。

依稀记得那时候，背心短裤、人字拖或风凉鞋是我们的夏季标配。那时候空调还算是一种奢侈品，大多数人家用的还是“沪江”牌吊扇，还有“鸿运扇”。年纪大的人为省电费，则一天到晚摇一把蒲扇，从日出摇到日落。

我们住的小院依傍着塘河，可以说出前门就是里弄，出后门就是河埠头。白天见证着里弄的市井喧嚣，夜晚则搬把躺椅到河岸边，享受微波拍岸的恬适宁静。塘河通江达海，是人们水路进城要道的要道，那时每天都有两班航船往返于城乡之间。

塘河既方便了人，也方便了物流。那时，西乡的西瓜就是“坐”着由水泥泵船改装成的西瓜船进的城，到我们这里靠泊停歇。

那位船老大是聪明人，找西瓜船停泊的地方充分考虑到了天时地利人和，锚地就如他心中的财位：一要人气多；二要足够亮；三装卸要方便。我们这块经常纳凉的风水宝地就被他看中了，顺势还加入了谈天说地、吹拉弹唱的乘凉队伍之中。

船老大也不愧是生意人，一上岸就善于做群众工作，除了客气地和大家打招呼，还瞄准抽烟的，一个不落地从自己的烟盒之中抽烟出来递过去。见大家对

他不算讨厌，又立马转头，招呼船上的伙计“抛”一个西瓜上来。

一抛一接，似乎是他们早已练就的看家本领。接到西瓜的船老大立马抱着瓜，来到大伙中间，嘴上讲的是自家瓜的种种好。当然光有大饼也不行，得让大家眼见为实，还没等纳凉的街坊邻居们缓过神来，偌大一个西瓜已经被劈成片状，红色带籽的瓜瓤，似乎有汁水要流下来，正等着大家的品尝。

“来，来，来，大家随意吃，自己种的瓜，不用客气。”船老大真挚又朴素地邀请着，大家也在这一种纯朴的互信中，建立起一种买卖关系，收起桌椅回家前总会让船老大挑几个包甜的瓜回家，更有贪吃的小朋友，没等大人付完钱，直接抱起一个瓜，用勺子挖着瓜肉，大口吃了起来。

我们这一帮“吃瓜群众”，不仅成了他的第一批忠实顾客，也热心传播着西瓜的品质，为他带来了越来越高的人气。他也在这个临时瓜摊，用他的诚实、质朴服务着大家。他黝黑的脸上总是让人感受到自信的光亮，他每次在瓜上切出的三角切口，就是让顾客确信甜红的保证，而他空下来时也会蹲在一旁大口吃瓜，给自己消暑降温，显露着一个农人的直白与爽脆……

“爸爸，西瓜买来啦？”电梯门打开的瞬间，我被等在门口的女儿的笑声拉回了现实。她小小的身体却使出吃奶的力气，接过我手中的西瓜抱进了屋内。妻子在厨房间，说大热天的，要不下次叫配送吧。

我笑了笑，再次想起以前那西瓜船泊到家门口，直接将瓜送上门的情景：那种大口吃瓜的畅快，那种随手抹去嘴角瓜瓤的随性，那种不必有选择焦虑的惬意……

这个夏天，我依旧会选择买我喜欢的西瓜，也会和妻女一起享受全家吃瓜的幸福时刻，当然我还会把老底子的美好记忆融进当下生活，让日子像西瓜一样又红又甜。



AI生成图